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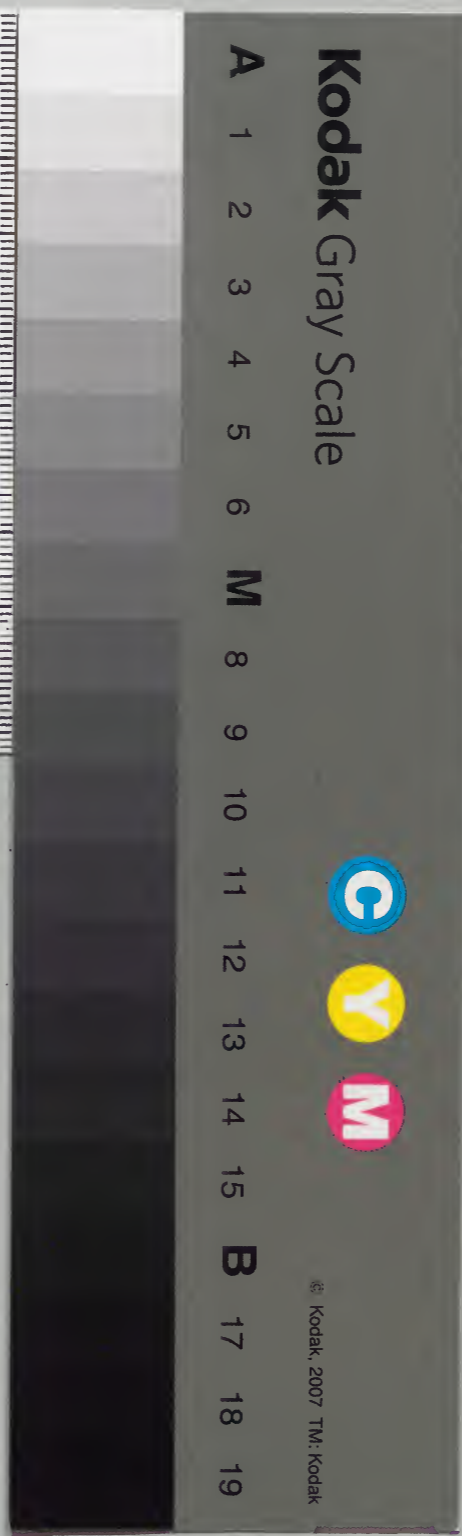
毛詩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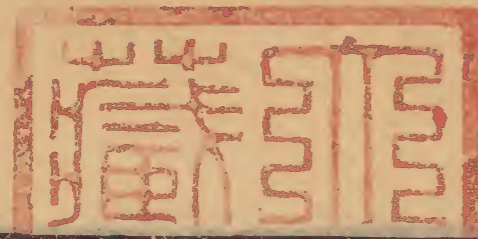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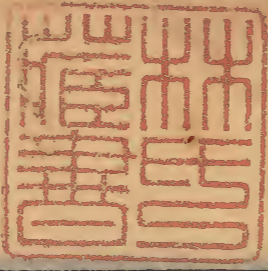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〇六三號
函架
一三九冊
五八五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二〇六三號
函架
一三九冊
三六九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95 (213)
函號 399 158

廿廿八七之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

二十七章文庫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

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

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祀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

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蹠蹠

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

獻醕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

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祖賚孝孫

毛詩李黃集解卷二十七

通志堂

四百廿七
世末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
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鍾鼓既戒
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
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李曰此詩言幽王政令之煩賦斂之重至於田萊
多荒而又天降饑饉使民皆流散逃亡故祭祀神
弗歆饗此言其序也惟其政煩賦重傷民之財奪
民之力民不得從事於田畝此田萊所以為多荒

田萊多荒則是饑饉之災降喪民無所食遂流亡
散徙於四方此民所以流亡民既流亡則其祭祀
而神亦不歆饗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久民
者鬼神之所依也今民人流亡則是神失其依矣
雖豐其粢盛亦何補哉故祭祀不饗也萊者廢田
也廢田謂之多荒者周官遂人田百畝萊五十畝
萊者必欲治之今萊不治遂致於多荒此詩所以
刺之也楚楚者茨楚楚棘貌抽除也鄭氏云茨
蒺藜也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蓋言茨之楚楚
則亦知棘之楚楚矣言棘抽者則亦知茨之抽矣
此章言民之去草芟夷蘊崇之而百穀以茂百穀

以茂則可以寘之倉廩以供祭祀也〔王氏〕則以為傷今之意言楚楚者茨則茨生衆也王氏之意以為傷今而作然觀楚茨一篇乃是思古人之意如信南山甫田大田全篇盡是思古人之詩全無一句及於刺幽王楚茨之詩亦然也然古人之所以去草者果何為哉所以藝黍稷也惟其既去草以藝黍稷故其黍則與與其稷則翼翼豐茂盛大以致豐年之祥而倉庾則又充盈露積曰庾〔國語〕云野有庾積〔注〕云庾露積禾也於倉言盈於庾言億亦是盈辭也以為酒食享祀於神祇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

辭侑勸之惟其有以安之又有以勸之後能助其大福也此章於豐年詩大抵相類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即此所謂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是也降福孔皆即此詩以介景福是也豐年全篇只是楚茨一章自可以備見也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膋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謂其

三時不害為時和歲豐則見倉廩之實可以為酒
 食以饗祀於神此古之時如此至幽王之時則不
 然矣自此以下皆言祭祀之事濟濟蹌蹌則言其
 禮儀之備絜爾牛羊則言其牲牲之備濟濟蹌蹌
 則內備禮絜爾牛羊則外備物內備禮外備物其
 誠可謂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以之共烝嘗之祭
 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
 有奉將以進之者祝祭于祊祊門內也孝子不知
 神之所在或在此或在彼故使祝求之於門內之
 旁其祀事則下治矣孔明下治也惟其祀事孔明
 故先祖是大神必安而饗之報以大福使孝子饗

其慶至於萬年無窮也執爨饗饗廩爨也饗爨在
 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饗爨之北是二爨者也踏踏
 有容也俎者從獻之俎也方其既獻酒矣於是以
 燔炙而置之於俎其為俎也則博大其俎之中又
 有燔炙二者燔燔肉也炙炙肝也孔氏云燔者火
 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
 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謂后也莫莫言清靜而
 敬至也凡祭祀后夫人主共籩豆其籩豆則甚庶
 然所設之物亦猶在於祭祀而祭祀之事以將為
 燕飲故曰為賓為客其大待客也始主人酌賓為
 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必自飲酌賓曰疇自旅而爵

其禮交錯如此而禮儀終合於法度其笑語至於卒不亂宜乎神安而饗之報以大福萬壽至於攸酢也酢報也楚茨詩言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言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其辭重複如此亦猶天保之詩言福祿無不重複蓋以見受福之多也燠毛氏以為敬不如蘇氏以為竭言我行禮以筋力既竭然其禮樂未嘗或愆此以見周旋中禮也工者善其事曰工蓋善於為祝故告於主人也告於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孝孫也爾之孝孫主人有苾芬馨香之祀故鬼神嗜飲食今所以予汝百種之福其

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幾期也式法也其福所以如此之多也則奉其祭祀齊整稷疾誠正慎固錫爾中和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禮儀既備此章則又言送神之意上章則言祭祀之意今此則言送神也言禮儀既畢備矣鍾鼓之聲既告戒矣擊鍾鼓以告戒言祭畢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又從而告之以神將歸也神既皆醉而尸則起乃鳴鍾鼓而送尸以其安然而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徹去俎豆皆不遲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以備燕飲所以盡親親之義也樂具入奏此章則

言燕兄弟也其燕兄弟而具樂入奏以安後祿鄭氏謂後日之福祿不如蘇氏以謂祭之餘福也爾之穀則將行矣其同姓之人莫有怨者言皆相慶既醉於酒又飽於德其小大長幼皆稽首而相慶以謂今日之祭神嗜其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以君能順其禮甚得其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惟願君之子孫世世長行而勿替也楚茨五章皆以祭祀之事惟一章則獨言藝黍稷以供祭祀蓋一章言其大槩二章而下則析而言之詩之體如此多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霂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李曰此言成王之時能疆理天下以繼禹功幽王之時則不能繼其祖之業所以思古而傷今不然

也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
 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
 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惟成王之為政獨以經界為
 本故疆理天下見於詩見於周官見於詩則如信
 南山甫田大田是也見於周官則如大司徒井牧
 田野是也至於幽王之時田萊既多荒矣又豈能
 疆理天下哉是所謂暴君污吏慢其經界者也此
 信南山詩所以作也信彼南山甸丘甸也信乎南
 山之地乃禹所以致丘甸之法也夫禹平水土之
 後其功見於天下者豈獨一南山而已哉而曰信
 彼南山維禹甸之者孔氏云作者指一處而表之

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此說是也韓
 奕詩亦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禹所甸豈一梁山
 而已哉蓋方言韓之地故言梁山謂之信南山者
 亦如是也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
 里六十四井也然井田之法實見於周而乃以為
 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世何也孔氏云禮運
 言大道既隱繼而曰以立田里則是三王之初而
 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
 人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也益稷濬畎澮距川與
 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丘甸之法禹之
 所為左傳言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則是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而老蘇亦以為井田之興其始於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以至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蘇氏之說與孔氏合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以貢助徹皆本於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也故於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時也惟禹成丘甸之法而成王能繼禹之功故昉昉原隰曾孫田之曾孫指成王我疆言畫其疆界也我里言分其土宜也畫其疆界則如周官所謂四丘為甸是也分其土宜則如周官所謂其穀宜黍之類是也

也南東其畝言或東或南順田畝之宜也左傳成公二年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舉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所謂南東其畝者亦猶或縱或橫皆順其土之宜上天同雲此章又言天之潤澤如此在上天同起雲故雨雪紛紛然而積天既下雪又益之以小雨說文曰霖霖小雨也既雨雪矣又雨之既已饒渥既已霑潤陸農師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小而潤故於雨言霖霖雨雪雰雰言雪之盛也益以霖霖言雨之小也老杜亦云潤物細無聲亦是小雨也農師之言既得之矣而既優既渥又以為雪既霑既足

又以為雪此則不當無分別也第一章所言地利也二章所言天時也地既利矣天既時矣此所以為豐年之報而生我百穀也其疆場之上翼翼然讓畔黍稷則或或然而茂盛成王則斂而收之為酒食以祭祀以燕賓客而獲壽考之報也中田有廬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在廬秋冬則去春夏在廬所以暫居於此也疆場之上則種瓜焉此見地無遺利矣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異物於是以此瓜獻之於皇祖故成王壽考受天之福也夫成王之時非獨黍稷之茂而疆場有瓜則萬物皆以成熟況於黍稷

乎至幽王之時田萊多荒黍稷尚且不熟況於瓜者乎但以疆場有瓜求之於是以見古今之異也清酒元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以獻祖考謂之駢牡者周人尚赤故也鸞刀刀下有鈴也刀下有鈴則其聲中節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是中節也以啓其毛取其血管郊特牲曰血毛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國語亦曰毛以示物執其鸞刀以開其毛取其血管以燒之血以告殺骨以升臭骨脂膏也燒其骨膏以升其臭氣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

馨香之氣是升臭也惟其祭祀既盡其誠故於此而進獻之所以獻之物則芬芬苾苾然而香遠聞祀事於是乎下治先祖則從而皇大之故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楚茨之詩先言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自是乃言祭祀之事其後則繼之以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今此信南山先旣言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於是言祭祀之事其終亦言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以至甫田大田其始皆言曾孫勸農之道甚篤其後則言祭祀之事其終曰報以景福萬壽無疆是數詩辭雖不同其意一也是皆言福祿之報本於祭祀而祭祀又

本於黍稷也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雨雪之時而後乃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備則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此言盡矣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小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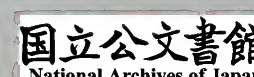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
 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
 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
 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
 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李曰此詩所以為君子傷今而思古則是此詩之
 中幽王皆不能然也如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刺
 幽王之世民人困乏必不能然也如禾易長畝終

善且有刺幽王之世田萊多荒必不能然也以此
 觀之則此詩一篇之中皆如是也倬明也甫大也
 [鄭氏]曰甫之言丈夫也不如[毛氏]甫田謂天下田
 也言明乎彼大古之時天下之田則一歲而取十
 千之數也其曰倬彼甫田正猶所謂信彼南山也
 十千[毛氏]曰言多也[鄭氏]則以謂一成之數毛氏
 之意謂當言田畝之賦多田畝之賦既言十千則
 其他可知也不如鄭氏之言為有依據九夫為井
 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
 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此所
 謂十千也按漢書食貨志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信如此說則是一成之內歲之所取者八千畝也安得有十千也故孔氏破其說以為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孔氏此說甚

善我取其陳毛氏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如此說則是古之農者皆食陳矣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此與毛氏之說亦不甚相遠惟蘇氏曰一成之田而歲取萬畝以為國用又將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困乏此說為善漢志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若無道之世倉廩困乏安得陳陳故我取其陳粟以食農人乃自古豐年之法也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為自古有豐年之法故我今適南畝視其耘耔而黍稷至於蕤蕤然而盛耘除草也耔糞本也攸介攸止毛氏曰治田得穀俊士以進漢

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冬民既入則是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鄭氏之說蓋本於此然不如蘇氏之說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進其髦俊庶幾有年以遵古之成法所謂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此說為善

以我齊明毛氏曰實器曰齊則以此齊為齋字讀

音咨王氏曰以我齊明內致其志也則以齊為齋字

反皆反讀按禮記曰齊者精明之志也則齊明亦可

以為齊戒然齊明二字對犧羊為文則當從毛氏之說以為實器曰齊也蓋言以我明潔之齊與夫純色之羊以祭社稷以祭四方以報之也蓋上章既言豐年之事故此章則修其告戒之禮也我田既臧言我田既善矣故於孟冬之日其農夫之人各受其賜慶賜也既而於孟春既郊而始耕則又擊其琴瑟與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雨以助我黍稷以養我士女也穀養也蓋圖

終則有始也周官曰凡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即此是矣曾孫來止王氏曰勞來曰來曾孫以婦子饁彼南畝而勞其來此孟子所謂省耕是也田畯至喜於是田畯之官至而喜之攘却其左右嘗其旨否民知成王之勤於農事則盡力於治禾徧竟畝中終善且有於是成王不怒其農夫之克敏也如此成王以萬乘之尊而親臨於畝畝之中生於深宮而知稼穡之艱難田畯安得不奉成王之意乎田畯既已如此民安得不奉田畯之意乎曾孫之稼稼禾也謂有藁者也庾露積穀也茨積也梁車梁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言成王所得之稼則如屋茨如車梁所得之庾則如水中之坻如高丘言其多如此鄭氏曰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稔遠者納粟米曾孫之稼如坻如梁此近者納總也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此遠者納粟米也惟其禾之多如此故乃求千倉以處之求萬車以載之箱車也既有黍稷又有稻粱言其無所不有也故於孟冬之日農夫之人各受其慶其將何以報之哉惟報之以介福祝之以萬壽無有疆竟而已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臯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李曰論人君之盛治必以鰥寡孤獨莫不得其所為治而有一夫不得其所不足以為盛治也孟子

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則天下可使無窮民

如堯舜之時矣觀文王之仁政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此周文王之仁政也然必先以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然後可以見文王之世於斯為盛不可以有加矣成王遵文王之法故鰥寡能以自存至幽王之時則文王之道於是乎廢大田之詩所以作也大田多稼惟大田然後多稼既是大田則當預備其種戒田器**記**季冬之月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既種既戒惟其既種既戒則田事無不備矣然後以我之利器始有事於南畝於是百穀之生既庭而直又碩而大凡民之所以勤

於農功如是者則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
 孫之意王氏以謂不違農時毛氏之意亦然不如
 蘇氏以為順成王之所欲也既方既阜言百穀之
 生也方房也以其孚甲盡生房矣盡成實矣阜者
 成實也則雖成實而未堅也既而又堅又好稂童
 梁也莠似苗也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所以亂
 苗也故孔子曰惡莠之亂苗而不稂不莠非其種
 也除而去之則嘉穀於是乎長矣去其螟螣及其
 蠹賊毛氏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
 曰賊其說本於爾雅說文以謂吏胥犯法則為蠹
 謂抵取民財則曰賊去螟螣蠹賊皆本於王者之

政自古賢太守之治猶能使蝗不入境況王者之
 治人事既盡則天應於上宜其螟螣蠹賊不生也
 無害我田穉穉幼稼也言禾之小者螟螣之害幼
 稼為甚故曰無害我田穉當是時也無螟螣之害
 故民以謂田祖之神其有靈如此持付炎火之中
 使自消亡也其實非田祖付之炎火之中民見其
 無蝗蟲之害遂歸功於田祖至唐明皇之時天下
 大旱蝗姚崇為相遂遣捕蝗使乃引此以為說其
 實與此詩異也古者無蝗蟲之災以此之功歸於
 田祖言田祖秉付炎火之中明皇既遭蝗蟲為宰
 相者宜勤其修德乃區區於捕蝗是從事於末也

昧詩人之意遂為姚元崇之捕蝗況託儒者為姦乎有滄萋萋陸農師曰滄雨雲傳曰雨雲水氣也毛氏曰雲興貌惟其雲萋萋故雨祁祁王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見民愛上心也惟天之降雨豈有先公而後私哉但以民之愛其上故欲其先公田而後私也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之人又愛其民也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君民之情相愛如此安得不享豐年之樂也天之降雨既欲其先公後私則知其趨事於南畝先公後私可知也彼有不穫穉彼處有不穫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穉束

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蓋田主不暇收取所以遺寡婦之利也序言矜寡不能以自存惟其如此矜寡所以自存也左傳曰或取以秉耜焉與周禮地官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王制云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在上則有常餼在下則有遺秉滯穗此所以各得其所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甫田亦有此語所以省耕也此詩所言所以省斂也孟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及省耕斂二事皆當及其時古人所謂刈禾如寇盜之至故人君於秋成之時而省斂欲其及時也來

方禋祀成王之來也四方各致其禋祀與其駢色之牛及其黍稷各隨其方而祀之周禮大宗伯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惟其享祀如此故能助萬福焉蘇氏以謂駢黑但言其略也王氏則謂來方禋祀則禋祀四方而已以享以祀以徧於羣神亦不必如此分別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韉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

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李曰幽王之時不能正其賞罰以勸懲諸侯故君子思古之明王能如此則刺當時之不能也詩之所言只言爵命諸侯初無賞罰之事而序乃以謂賞善罰惡者此特其文勢相連爾如大田之詩言寡婦而序詩者便以為矜寡詩人之言類如此者多矣洛水有二其一在宗周其二在東都在宗周則周官職方氏所謂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也在東都則書康誥所謂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是也故瞻彼洛矣鄭氏以謂在宗周王氏以謂在東都此說皆通蓋宗周者諸侯所會之地而

東都者宣王亦會諸侯於此亦是諸侯所會之地
 此二說所以皆通也至其義則不然鄭氏曰我視
 彼洛水灌溉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王氏則曰
 泱泱適中之水也水善利萬物然非適中則或為
 害而蘇氏之說尤為支離其說曰洛之水泱泱而
 無窮使洛愛其水無所澤萬物於洛無加也而物
 失其利洛惟不愛其水故物損於洛而物蒙其益
 此皆就洛水求義不如陳少南之說為簡徑少南
 曰漆沮之水流入洛宗周在焉蓋此只言諸侯之
 朝指洛水所在之處以見所經歷之地也君子至
 止福祿如茨言君子之至於此也王則錫之以福

祿其多如蓋室之茨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氏
 則以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
 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
 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
 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紵衣
 纁裳也而王氏則謂使服韎韐韋之韐而作六師則
 以討有罪故也使君子討有罪則所謂能罰惡也
 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韐
 之跗注是也惟古人以韎韐之服為征伐之服則
 此下文曰以作六師而其上文曰韎韐有奭則其
 為征伐之服無疑矣毛鄭則以為祭服不如王氏

之說為長夫諸侯之朝於天子天子則使之服韎
 韎之服以作六師則其寵任之志可知矣與赤貌
 也鞞容刀鞞也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也琫上飾
 威公二年藻率鞞鞞杜預注以謂鞞佩刀削上飾
 鞞下飾與此不同要之此二物者皆是佩刀鞘之
 飾而其上下則不可得而知也鞞琫有琕此王者
 所以錫諸侯也王者既以錫諸侯諸侯得事則可
 以萬年保其家室也福祿既同蘇氏曰言與諸侯
 共之也王氏則曰惟能賞善則善者眾善者眾則
 莫或為惡故福祿既同亦並受其福之意王氏之
 說不如蘇氏之說為明白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亦

上章之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
 諂並進弃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
 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
 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
 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
 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李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則知古者世
 官為可信也然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春
 秋書尹氏卒譏世卿者也蓋古者世祿不世官世

祿者但指其功臣而言之世官則無賢不肖皆以
 官寵之恐為民害也此世祿世官之所以不同也
 楚令尹子文之子箴尹克黃使於齊王思子文之
 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
 曰生晉叔向之弟獲罪祈奚曰叔向社稷之衛將
 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古者重功臣之世如此而幽
 王弃之可乎裳裳猶堂堂也湑葉盛貌鄭氏曰華
 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按此詩只
 說賢者之類而乃以華喻君其說為不類此但言
 賢者之類昌盛如此故我見此子則傾寫其心以
 與之傾寫其心以與之是以其國有美譽而得其

安處矣芸黃亦所以喻賢者之類惟賢者之昌盛
 如此故我見此子則粲粲然有文以接之有文以
 接之是以有慶賜也或黃或白既以黃為喻賢者
 之昌盛則白者乃其見弃也惟賢者不當見弃故
 我見之則有四馬六轡之文沃然而美左之右之
 此末章則言賢者之德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
 之則又君子之所當有蓋以見置之左右無所不
 可也惟其如此則似之續之永永而不絕乃其宜
 也今幽王乃以讒言而弃之可乎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

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
不戢不難受福不邴兕觥其觥旨酒思柔彼交匪敖
萬福來求

李曰幽王之時君臣之舉措皆無禮文故詩人陳
古之有禮文者以刺之如大田甫田瞻彼洛矣等
詩皆是陳古以刺今也然以此詩觀之徒見稱美
古人之德安知其為刺詩乎故李祭酒曰楚茨大
田之什並陳成王德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
時德之惡汝墳為王者之風楚茨為刺過之雅太
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此說為善蓋詩之辭
雖善而以音雅推之則知其為刺詩詩之辭雖不

善而以音雅推之則知其為美詩此所以審聲以
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然季札之觀周
樂也何以知古人之盛衰列國之興亡哉交交桑
扈有鶯其羽桑扈有二種如爾雅曰桑扈竊脂鴉
鷁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
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
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毛竊脂淺
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
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交交往來也言桑扈之
往來鶯然而有文也鳥之有文章正猶人之有禮
文也人而無禮文則桑扈之不如也君子樂胥受

天_之祐_{毛氏}曰胥皆也_{鄭氏}曰有才知之名也_{鄭氏}之說爲曲_{賈誼}亦曰君子樂胥胥相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_{賈誼}以胥爲相正與_{王氏}同_{王氏}曰君子所以相樂者以其有粲然之文以相接文以相接則遠於暴亂豈特人所善哉天祐之矣_{王氏}之說亦如_{毛氏}之說今當用之惟君子能與臣下相樂則天祐之矣故曰受天之祐夫所謂樂者豈其任情而行流連而忘返哉蓋有法度存於其間也觀其末章則可以見其和樂而不流矣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君子能和樂則可以屏蔽萬邦矣惟其能屏蔽

萬邦爲國楨榦則四方諸侯亦當法其所爲故曰之屏之翰百辟爲憲原其所以至此者則其禮法自斂自畏難也如不斂不畏難安能受福如此之多邪故曰不斂不難受福不那那多也兕觥其觥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致罰爵以罰其失禮今也君臣上下動有禮文則雖有罰爵亦觥然而不用其所以不用者以其旨酒而思和柔也夫旨酒禹之所以惡者以其能亂人也今也以旨酒而思柔則足以見其不爲酒所亂也惟其如此是以交際之間無有傲慢故我雖無求於福而福自求於我也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見其君臣

於宴飲之間傲慢失禮無所不至如賓既醉止載
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傲觀此四句想其樽豆
之間傲慢輕侮無所忌憚則雖有罰爵亦不勝其
罰矣此桑扈之詩所以刺之也若夫先王之時則
禮教素行如湛露之詩燕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
無有失禮如曰莫不令德則無有失德者矣如曰
莫不令儀則無有失儀者矣燕同姓如此則燕羣
臣可知矣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
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之傷今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七 後學成德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八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節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
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
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
福祿綏之

李曰交於萬物有道所謂畢之羅之是也自奉養
有節所謂秣之摧之是也鴛鴦匹鳥也孔氏曰自
古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
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

暴天之也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弋不射宿故也孔氏則專以謂不取其幼小王氏則兼以謂弋不射宿二說皆通然一章則曰畢之羅之二章則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故歐氏曰鄭氏謂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而自若無恐懼然則人不驚駭與遭畢羅二章義正相反而鄭皆謂明王之時理豈得通此亦不然夫明王之世必俟其飛而後取之故其在梁者則戢翼而安此章正與上章文意相承安得謂之相反者哉必曰戢其左翼者陸農師曰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眄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今鷩鳥下擊皆先側左翅也乘馬在廐摧之秣之言馬之在牧者不用其力則委之以摧馬之在廐者則用之則加之以秣此亦見君子愛國用如此也摧是將生芻以養馬秣是將粟以養馬鄭氏曰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故君子享萬年而受其福祿也甚宜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王氏曰此詩三言福祿而於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獨曰遐福者君子之於物取有時用有節所以宜其祿而福之遐尤在乎使萬物得其性也此則鑿說矣歐氏曰馬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則予

之以穀此前世中才常主之所能為不足當詩人
 思古而詠歎此亦不然也詩人但以秣馬之事觸
 類而長之則見其愛國用皆然也不可泥摧秣以
 為說也善學者當通倫類如弋不射宿此何足以
 見孔子之仁哉自弋不射宿而觀之則其實可知
 矣故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此只是
 歌者之善孔子何為而與之哉歌者尚如此則足
 以見夫子與人為善也且如此詩只言鴛鴦而序
 詩者便以為明王交萬物有道但以鴛鴦而觸類
 則見其交萬物有道皆然也此學詩者之法也
 頰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

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有頰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
 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頰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
 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
 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頰者弁
 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
 君子維宴

李曰諸公謂同姓之親也幽王不能親其同姓則
 同姓之人亦莫肯親於幽王此所以知其孤危將

亡也頰弁貌說文曰舉頭貌鄭氏曰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不為也蘇氏曰彼所謂弁者實何物哉徒以人加之首而貴之耳今王豈謂我自貴而忽兄弟哉蘇氏則以此為譬喻鄭氏則以為王服皮弁之服不如從鄭氏之言為簡徑蓋言幽王既服皮弁之服而又有酒之清有殺之美何為不與兄弟而宴樂之哉其所宴非有踈遠之人也惟兄弟而已非有他人也何為不與之宴哉王氏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者非異人而兄弟也而兄弟又非有他則宜與之宴樂矣有他謂若周之管蔡然王雖欲與之宴樂不得也

今匪有他而不能與之宴樂則其咎在王矣此蓋強為之說也此但言兄弟非有他人者也不過如此而已蔦與女蘿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此二物者皆在於松柏之上松柏存則托之以固松柏墮亦隨以亡亦猶吾之兄弟托生以存亡故我見王則可以悅懌不見王則心之憂弈弈然而不安王何為而不顧我哉何期鄭氏曰猶伊何也時善也具來言其皆來也而其意與上章同有頰者弁實維在首阜多也兄弟甥舅也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雨雪說文曰稷雪也陸農師以為米雪言雪散亦如米所謂稷雪義蓋如此鄭氏曰喻幽王不



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而後大雪鄭氏以爲不然其說曰考詩之意非謂不親九族有漸所謂其危亡有漸也國將亡必先離其九族如雪將下必先下霰下霰必知雪見九族離必知國亡必然之理也今當用之惟知其將亡故曰死喪無日能復幾何得見乎苟今夕有酒則當以相宴不恤其他也此皆是旦不保暮之辭也如伐木之詩曰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則其燕諸父可謂厚矣又曰於餐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則其燕諸舅亦可謂厚矣夫周之先世其

所以燕甥舅也如此惟恐其獲戾於諸舅也又如此則其親親之意可知矣今幽王不能繼文武之業王之同姓諸侯所以望王者如此之切而王乃以路人待之則其與文武之心何其相遠也宋華亥與寺人柳比而逐合比代其右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周之盛也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故同姓親之今幽王之所親者既不之親則王之宗族孰有親於王哉蓋國家之亡必先自於九族之離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紂之亡也其親莫如微子且親抱祭器而入周項羽之亡其親莫

四百十五
如項伯而泄其謀以助漢此所謂親戚之叛也夫
親戚所以叛之者亦必有以致之耳不能親睦九
族則其孤危將亡也必矣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
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
也

間關車之牽兮思嬖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鷓辰彼碩女
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
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
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
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覯爾新
昏以慰我心

李曰褒姒嫉妬無道並進於十月之交可以見皇
父爲卿士番維爲司徒家伯爲宰仲允膳夫聚子
內史楛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蓋褒姒旣已用事則
小人得以並進故無道之徒得以羣聚於朝肆爲
讒巧敗其國家而民受其禍故周人思得賢女以
配王欲其改過而作是詩漢王莽傳曰間關漸臺
顏師古注曰間關猶崎嶇展轉也然以此詩觀之
則與王莽傳又不同故此多從毛氏之說曰間關
設牽也言設此車牽之間關而思得嬖然之季女

乘之往來我之思也非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也
 其所欲者乃思賢女以德音來會於此也王氏曰
 牽之在車間以固之關以通之然後足以與行賢
 女之配君子貞以固之順以通之如牽之在車故
 因興焉此則強為之說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蘇
 氏曰雖無好友以事王姑以奉王燕喜之樂猶愈
 於小人也此說是也歐氏曰彼所思之女雖無眾
 妾與相好友祇得一人亦足以承王燕喜也此亦
 是一說今當且從蘇氏之說依彼平林有集惟鷓
 鷯雉也依茂木貌言平林之木依然而茂則雉必
 先集於下時有賢女以為后則眾妾之有令德者

皆來化其善行以與王燕樂則我心愛之而思無
 厭數也雖無旨酒式飲庶幾歐氏曰此思賢女而
 不可得之辭也蓋言雖無旨酒但得飲可也雖無
 嘉穀但得食可也雖無賢女以德及汝但得與王
 宴樂之猶勝於嬖后也陟彼高岡言我陟彼高山
 之脊析去其柞薪其所以析薪者以其葉之盛也
 亦猶褻姒在王之側所以閉王之耳目也必當去
 之可也今王能去之使可得見則我憂心得寫也
 鮮之為言善也言善乎我得見之矣高山仰止此
 章則歎賢女之行也景大也大行之可行亦猶高
 山之可仰也其為人所歎慕如此故我欲具此四

牡之馬駢駢然而調其六轡之如琴然為王聘此
 女以為王之新昏我得見之則可以慰我心也嘗
 觀此詩正與東門之池詩同意東門之池可以漚
 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蓋言以賢女而配君子亦
 猶以水而漚麻自然薰陶漸漬以使王為善也蓋
 自古國家之亂必自內寵始內寵既已用事則小
 人乘利而進故有褒姒則有皇父之徒有楊妃則
 有李林甫之徒內寵用事而加以小人欲其國之
 不亡不可得也賢妃在內而君子在朝欲國之不
 興亦不可得也周南召南之詩皆文王之治有以
 刑于寡妻如文王之德雖不待於內助可也然猶

賴后妃以成關雎之治況下於文王者乎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
 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
 極構我二人

李曰歐陽公云青蠅之污黑白不獨鄭氏之說前

世儒者亦多見於文字今之青蠅所污甚小以黑
 點白猶或有之至於變白為黑青蠅則未嘗有之
 遂以鄭氏污白為黑汚黑使白為非而其說則曰
 如齊風雞鳴之篇古人取其飛聲之眾可以亂聽
 猶今所謂聚蚊成雷也然此二說皆通青蠅能變

白為黑亦可譬讒人之言能變亂是非但去其汚
 黑使白之說亦無害也段灰曰青蠅糞猶足敗物
 雖玉猶不免所謂青蠅點玉也若以青蠅能亂人
 之聽亦可譬讒人之能亂君之耳目也其曰營營
 者毛氏則曰往來貌說文則曰小聲二說皆通止
 于樊鄭氏曰欲外之令遠物也蓋欲止于藩籬之
 外而使不得入也其曰榛曰棘者皆所以為藩也
王氏曰以譬其入之有漸此蓋強為之說也惟青
 蠅欲其止於藩籬之外又告之以樂易君子不可
 以讒言為惑也人君苟信之則讒言日至交亂四
 方而無所不至也構我二人唐孔氏曰二人者人

君與見讒之人也幽王之時讒人用事可謂眾矣
 豈獨構我二人哉如小弁之詩則太子之傷於讒
 也巧言之詩則大夫之傷於讒也巷伯之詩則寺
 人之傷於讒也當是時小人得志凡曰賢者無不
 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
 是詩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穀核維旅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

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
 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温温其恭
 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
 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嘏亂我籩豆
 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傺傺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
 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
 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李曰

此詩言幽王荒廢其政教親近小人日夜為

荒恣之行朝廷之上既如此故天下化之君臣上
 下並為沈湎淫液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武
 公始相見其如此故作是詩以刺之幽王之時則
 衛武公入相平王之時鄭武公入相淇奧之詩曰
 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
 則知衛武公之入相也必有興周家之治也緇衣
 之詩曰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以
 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則鄭武公之入相必有興周
 家之治也然幽王則有驪山之禍平王東遷卒不
 能復文武之舊者非二公罪也蓋上之人不能聽

其言爾觀此衛武公之詩則幽王不能聽言可知矣衛武公如此則鄭武公可知矣此篇鄭氏蘇氏毛氏王氏皆以為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歐陽則以為不然以謂若如鄭氏之說則是一日之內朝為得禮之賢君暮為淫液之昏主此豈近於人情哉遂以此詩上二章略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下二章遂刺王之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當從歐氏之說蓋此篇首既曰賓之初筵三章又曰賓之初筵首章言賓之初筵者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亦如此也三章言

賓之初筵者言幽王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此也言古之人君其飲酒也賓主分為左右秩秩然而有序其籩豆之屬則楚然而陳列穀豆實也核加籩桃梅之屬也籩以竹為之豆以木為之籩貯桃梅豆貯穀饌旅陳也穀核維旅言以穀核之屬陳於籩豆之中也其主人之酒則調和而旨矣而飲酒之人又偕齊順禮無有諠譁之失禮矣而其飲酒之時則設鍾鼓以為樂古之宴飲又有金奏者左傳所謂金奏作於下是也鍾鼓既設矣而舉其相疇之爵逸逸然往來有次序也然其君臣不獨飲酒而已又將或射周旋揖遜因其

勝負以相爵大侯王所射之侯也射張皮謂之侯
 二尺作中四尺者曰鵠鵠中二尺曰正正中四寸
 曰質或謂之鵠也抗舉也王氏曰大侯抗則餘侯
 從之矣大侯既抗弓矢斯張而其衆射之夫同登
 而射齊獻爾發矢中的之功彼射者之發的也凡
 以求爾爵而已的質也爵射爵也籥舞笙鼓此章
 言古人飲酒或因祭先祖而飲也詩曰左手執籥
 者所執而舞也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樂既和而
 具奏以烝進而衍樂其先祖於是洽其百禮之人
 也百禮謂助祭之人也助祭之人所至有王者任
 事也鄭氏謂任卿大夫也林國君也然以任為卿

大夫以林為國君其說難通不如以壬為大也林
 為盛也言其禮之盛大如此神於是賜以大福使
 其子孫皆如今日之樂也祭既畢矣則歸賓客之
 俎留同姓以與之宴樂故祭樂皆入各奏其能其
 燕賓皆取其匹主人皆入而與之共射則酌其爵
 以安之而奏其時物也手取也仇匹也室人主人
 也三章則言幽王之飲酒不如古矣方其初也非
 不溫然而恭也蓋方其未醉也則反反重而慎至
 旅疇之時及其既醉也則幡幡然而失其所已無
 復昔之威儀矣至於舍其坐而遷徙數數起舞僂
 僂然而失禮此言其醉中之狀也方其未醉也則

禮記卷之六

通志堂

威儀抑抑然而慎密及其既醉也則怵怵然而矜
 嫚蓋其既醉則不如其常也此皆言其昏亂也賓
 既醉止載號載呶錯亂我籩豆之列則數數起舞
 傲傲然而不正異乎前章之所謂籩豆有楚穀核
 維旅蓋其既醉則不自知其過尤也其醉中之狀
 方且傾側其弁數數起舞傴傴然而不止於是武
 公作此詩以數之既醉而出以下者皆是武公誨
 之之辭也言既醉而出則可以受福言得禮也醉
 而不出則是誅伐其德也王若飲酒而盡善則可
 為令儀矣王何不為哉凡此飲酒此言凡人之飲
 酒豈盡皆醉哉有醉者有不醉者王則立其監以

督之又立史以佐之蓋欲罰其不飲而使之皆醉
 也昔日以醉為不善今日則以不醉為恥言臣下
 化之也古者設兕觥以罰其醉而失禮者今則立
 監佐史獨罰其不醉者則其相去也遠矣今亦勿
 從而謂之無俾其怠慢於此不可言則不當言無
 所從來則勿語苟不能如此而由醉中出言則是
 使出童殺也童無角也殺未有無角者今日童殺
 者醉中之言以無為有也夫人三爵之後已昏然
 無所識矣況又多乎哉言其不可過也

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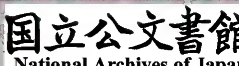
蘇黃門曰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鬪
 急亡之患而卒至於不壽者何邪是酒奪之也力

田之人倉廩富矣而俄至於飢寒者何邪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邪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鈞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邪是酒亂之也夫修身之人一為酒之所亂則迷然不恭忘其所以修身者故古人謂酒不敢過恐其亂德也昔齊敬仲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夫以齊桓春秋之時猶如此古之人自可知也昔武王數紂之罪亦曰沈湎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蓋言紂為長夜之飲沈湎於酒而臣下化之也至於厲王沈湎於酒厥愆爾止至於如蝸如蟾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則天下化之也故蕩之詩每章則以咨爾殷商為言厲王之惡與紂同也今幽王之所為又與厲王同出於覆車之轍觀此三君皆以酒而臣下化之則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小雅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李曰萬物得其性則人君亦得共享其樂萬物失其性則人君欲以自樂有所不能也故詩言魚在在藻有頌其首言萬物之得其性也而繼之以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言王得以共享其樂也今幽王則不然此詩人所以思古而作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水中之藻遂得肥大故其首則頌然而大其尾則莘然而長又依于其蒲者則是萬物各得其性矣萬物得其性天下無事則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之地而豈樂飲酒也豈樂樂易也飲酒樂豈但倒其文以便於韻爾有那其居那然而安也王蓋指武王也

論曰賓之初筵之詩言幽王之飲酒也此詩言武王之飲酒也夫其飲酒之一也而其美刺之不同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也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鳥獸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武王之飲酒乃文王之為臺為沼也幽王之飲酒乃桀之不能同樂也人君以一身託於士民之上天下安則人君亦得而樂之天下危則人君特一匹夫耳雖欲歡樂豈能獨哉觀幽王者

四百廿
有驪山之禍則當時不能同樂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感涕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緋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李曰史記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多方故不笑

幽王爲烽燧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其後數舉烽燧諸侯一不至觀此一事則幽王好侮慢諸侯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則安得如王者錫命以禮哉鄭氏謂采菽以待諸侯此說雖無害然不如蘇說爲得詩人之旨蘇氏曰采菽以爲藿物至微而用至薄矣然猶設筐筥以待之況諸侯乎故古者諸侯之來朝也則曰何錫予之亦當以路車乘馬予之也然其心猶以爲未也則又曰何以予之乎則曰玄衮及黼予之也玄

衮謂玄衣而卷龍也黼白黑雜也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錫之以車馬也又何以予之乎玄衮及黼錫之以衣服也古者天子錫諸侯多以車馬衣服如舜之車服以庸是也陳少南曰上公九章其服用衮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蓋古者諸侯之朝有上公而被其賜故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以刺幽王也此說是也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之泉也感沸檻泉言采其芹鄭氏謂采芹以待君子不如蘇氏之說言感沸之清泉吾將采其芹來朝之君子吾將觀其旂其旂淠淠鄭氏謂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也其曰觀其

衣服車乘之威儀則是其曰以省禍福則非也歐陽公已辯之矣言我也既觀其旂則淠淠然而徐也又聽其鸞聲之嘒嘒然而和也又觀其馬之盛如此則是諸侯之至矣屈至也蘇氏曰駕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是也鄭氏曰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此則非也蓋上文既言其旂淠淠鸞聲嘒嘒故以言驂駟以見其諸侯之至此也赤芾在股赤芾即左氏所謂衮冕黻珽是也邪幅即左氏所謂帶裳幅舄是也赤芾蔽膝也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惟諸侯既服此服而來朝以交於天子無有舒緩固天子之所以予也故天子既加之錫命而

又申之以福祿也維柞之枝言維柞之木日蓬蓬然而盛況諸侯能鎮天子之邦安得不如是之盛乎故其來朝也王乃錫之以福祿則諸侯不可以不答報天子也故諸侯亦辯治其國左右王室以順從天子之命此所以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平平辯治也左右猶佐佑也汎汎揚舟言揚舟之汎汎然浮於水必有紼纒以維之亦猶諸侯之無常有道則來朝無道則離散王亦思有以揆之也厚與之福祿使之優游室家則諸侯孰不至乎媮厚也蘇氏曰今幽王安於逸樂而忽遺之則是亦戾王而已無復懷者矣按此全篇皆是思古人不應

以此兩句為刺幽王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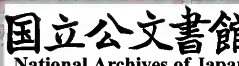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倣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毋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濛濛見暵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暵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李曰

頍弁之詩既刺王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

親睦九族孤危將亡而此詩又刺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則幽王親親之心亦可知也
 已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又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幽王既不
 能親親安得而不怨乎古者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也尊其位者親之欲其貴也重其
 祿者愛之欲其富也同其好惡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也幽王於是三者不能盡安得不取怨於
 人乎不親九族是所當親而不親之也而好讒佞是所不當好而好之也中庸九經尊賢在於親親
 之上者人主惟能尊賢乃能親親如堯之克明俊

德以親九族是也幽王不能親親以不能尊賢故也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讒佞之故晉獻公
 信驪姬而不畜羣公子楚懷王信上官之譖而逐屈氏單獻公所以弃其親者以好用霸故也周簡
 公所以弃其子弟者以其好用遠人故也此數公者所好如此安得不禍乎左氏曰庸勲親親暱近
 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味與頑用噐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惟其不親九族是弃德
 者也而好讒佞是崇姦者也驪山之禍在此可卜其曰骨肉者唐孔氏曰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
 而生如骨肉之相附也○駢駢便利也翻其反矣



言角弓之體往來挽則內向弛則翩然而反亦猶九族我若親之則彼皆內附我若踈之則彼皆離散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且以武王成王之世同姓諸侯莫不內附非其九族皆賢也武王成王有以親之也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武王成王是也天下猶順之而況於親戚乎幽王之世九族皆離散非其宗族皆不賢也幽王有以離之也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幽王是也親戚猶叛之而況於天下乎蓋勢之合則仇讎可使為骨肉勢之離則骨肉可使為仇讎自古然也爾之遠矣此章又教王之所為如此則天下將倣之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

於仁故堯親九族九族既睦然後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周之文武親親以睦然後民德歸厚矣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兄弟昏姻王苟遠之則民亦皆然矣王苟以此教民則民亦將倣之矣此今兄弟三章四章皆言民效王之所為亦猶伐木之卒章是也綽綽寬也言兄弟相善則綽綽然有餘裕若其不善則交相為病矣象之於舜可謂傲矣而舜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在舜則誠為瘡矣然非舜之罪也惟其兄不兄弟不弟是以有呂產呂祿之輩交相為惡無所不至也然民之所以至此者皆幽王有以教之也故至於民之無良相怨一



方也言其不能反於其身而責於他人也是以舜之事瞽瞍信有罪矣而舜未嘗以罪而責於父故卒至於瞽瞍底豫然兄弟之道亦當如此今也無良兄之不友不自責其不友乃責其弟之不弟弟之不弟不自責其不弟乃責其兄之不友此其所以相怨也張文潛嘗有詩曰蝎能毒人不能斃人能捕蝎殘其類世人競惡蝎為蝎人蝎相殘竟誰致不參彼已相怨方自古詩人以為刺我疑人酷蝎所羞何暇區區論蝎罪觀此詩則相怨一方豈不相怨乎惟其相怨故分爭受爵無有不讓貪求不已以至於亡其身也老馬反為駒此言幽王聽

讒佞之言也毛鄭皆以為王侮慢老人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度其所勝之多少歐氏以為不然其說曰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而被離間也因近讒佞之人其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為駒不顧人之在後而辨其非也謂其肆為讒佞旁若無人也此說是也蓋老馬之於駒其別白為甚易而乃混淆正如趙高之指鹿為馬德儒之指野鳥為鸞自古姦佞類皆如此以老馬為駒曾不顧人之在後有以辨之有以見其直情徑行旁若無人如此正如貪飲食之人務為醉飽適其意而已毋教揉升木此章則

言王之所為益長姦佞之惡也。猱之升木不待教而能，亦猶小人為惡不待教而能。幽王從而教之，則長惡不悛。讒佞之人既如塗泥，王又加塗而附之，所貴乎王者以其有善道，故小人皆屬附於王，不敢離間私兄弟矣。雨雪濼濼，此亦當從歐陽之說。言雨雪見日而潛消，亦猶九族見弃而亡無日矣。濼濼雨雪，貌暝日氣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言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為驕傲矣。如蠻如髦，言王之所為無禮義如此，此我之所憂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王之所為比之夷狄，蓋痛責之也。夫夷狄無禮義，所貴於中國者以其異於夷狄也。今

幽王以中國之君而無禮義，乃與夷狄同，是又將何以治中國乎？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李曰 孔氏以上二章次二句為暴虐，下二章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分章析句之弊。一至於此，此詩但言諸侯不肯朝王，則暴虐無親，刑罰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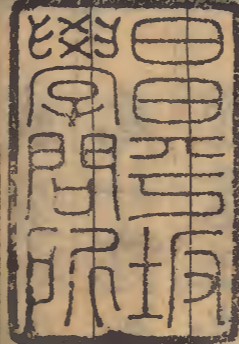
其意自可見不必於詩中求之也如葛覃之序言
化天下以婦道而詩中未嘗說及化天下婦道卷
耳之詩言無險詖私謁之心詩中亦未嘗及此學
詩者觀其意之如何知其意則其序曉然明白此
學詩者之法也苑然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
幾而止息乎今幽王之爲君而諸侯乃以爲不可
朝曾苑柳之不如也尚者庶幾也不尚尚也上帝
甚蹈無自暱焉者此章當如歐陽公之說鄭氏以
爲蹈讀曰悼上帝者愬之也然以上帝爲一意言
幽王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悼病歐氏以
爲蹈動也言今天驚動我使我無自暱近之又使

我安之以待其極夫以甚蹈爲驚動我則以一句
爲一意然歐氏之說又不如陳少南之說以極爲
至言上帝警動之矣我無自親近之天且俾我安
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始可以往也瘵病也
邁往也言王苟能遷善改過而後可往也無自瘵
焉言苟朝王適所以自病也鳥飛雖高亦必傳于
天而後止人心所至無畔岸曾鳥之不如也蓋人
心險於山川以見幽王之心無常不知其所止者
也禮記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蓋言人
君之心有所止然後來相朝惟幽王之心未必有
所止故曰可何其臻曷予靖之言何以使予安之

者蓋居於此適所以取凶危之地也曰凶矜者以其凶可矜憐也夫諸侯之不朝固諸侯之罪幽王有以致之也宣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以朝王如此猶有讒言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李' and '仲']

